

新年的鞋子

秦延安

睡梦中，我的耳畔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吧嗒吧嗒的脚步声，我极力想睁开眼睛，但白日砍柴喂牛的艰辛劳动，让我浑身困乏，眼睛疲倦得几乎睁不开，加之又怯于被子外面的寒冷，一点都不想动。

这样的梦我连续做了好几天。小年那天，我终于忍不住将睡梦中告诉母亲。母亲将信将疑。

那天晚上，我又隐约地听到了熟悉的吧嗒声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的头脑是清醒的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又是三更半夜，恐怕连鬼都懒得出门。想到鬼，心里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，更是不敢睁开眼睛，便将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。突然屋子亮起微弱的光，“三更半夜不睡觉，你个鬼娃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干啥呢？”听到母亲的声音，我将埋在被窝里的头伸了出来，只见披着棉衣的母亲举着煤油灯站在卧室门口，昏黄的灯光中，身着秋衣的弟弟穿着我那双新黄胶鞋在地上站着。因为鞋子太大，他的脚丫就像鱼咬钩般衔着鞋口，在地上拖着走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生气地喊道：

“妈，你娃偷穿我过年的新鞋子。”

看着我生气的样子，弟弟站在那里咧着嘴傻傻地笑，丝毫没有还鞋子的意思。我着急地从床上跳下，一把推倒弟弟，迅速地从他脚上抢回我的新鞋子，并爱怜地用嘴吹着鞋底的灰尘。弟弟先是一愣，接着哇地一下子哭了。

母亲放好手中的煤油灯，将4岁的弟弟抱上床，问道：“你喜欢哥哥的黄胶鞋？”满脸泪水的弟弟一边抹眼泪一边点着头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我娃可怜的，赶明儿妈给你做一双黑条绒棉鞋，过年你也能穿上新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弟弟停止了哭泣，因为他从来都是穿别人的旧鞋子，就连过年也不例外。

“真的。”母亲肯定地说。

虽然我比弟弟大7岁，但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才穿新鞋子。腊月初，家里杀了年猪，乡邻们把中间的肉都买了，剩了一个猪后腿都嫌肉瘦。母亲让我背到五里外的镇上卖了，买一双过年的鞋。我对供销社里的黄胶鞋已经垂涎许久，那鞋子

橡胶底，军绿色帆布式鞋面，好看又耐穿。那天飞着鹅毛大雪，为了赶会卖个好价，我顶风迎雪一大早就出了门。也许因为天气不好，那天赶集的人特少，猪肉最后一斤才卖8角钱，一双黄胶鞋就要5元钱。卖了猪后腿买了鞋子，剩下的钱给家里称了点过年用的白糖和盐。鞋子买回来之后，我偷偷地放在柜子里，打算大年初一再穿，没想到被弟弟晚上偷穿。

“人常说，一双鞋，哥白里穿，兄弟黑了穿，兄弟情深。”母亲的话，让我为刚才的鲁莽感到羞愧，便对弟弟歉意地说：“你若喜欢你就穿吧，不用大晚上起来偷偷穿。”

弟弟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母亲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稚气地说道：“以后我长大了，给哥哥和妈妈买过年的新鞋。”弟弟的话让我和母亲眼睛都湿润了……

那年春节，我和弟弟分别穿上了心仪许久的新鞋。看着我们弟兄俩高兴的样子，母亲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我知道，为了给弟弟赶做那双鞋，母亲将我买的白糖退了，换

一尺黑条绒，连续熬了一个星期的夜，硬是让弟弟在大年初一那天如愿穿上了新鞋。

人一生说过的话，就像风中的烟，有些很快就散得没了踪影，有的缕缕成形，如种子一样生根发芽。没想到20多年后，在城里工作的弟弟，每一年春节前都要给我和母亲买一双新鞋。这一买就是20年。虽然现在衣食无忧，我也曾多次劝过弟弟不要买，但他仍执拗地践行着曾经的诺言。

血浓于水，情真于行。看着床头摆放着弟弟刚刚寄来的新鞋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情景，一双小脚抱着一双黄胶鞋奔跑着，那吧嗒吧嗒的脚步声，如新年的爆竹，让我心里敞亮起来……



人间烟火

程方圆

近来工作任务重，从繁杂的事务中短暂脱身时，外边的天色已经暗到孤寂。裹好外套，戴严口罩，叹口气在夜色里踏上回家的路。

零下的温度，许多人更喜欢窝在家里，享受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的温馨。大街上空荡荡的，我像是一头扎进了密不透风的大口袋里，寒冷和疲惫将人缠得满满当当。一不留神走错了路，等抬起头，面前已是新开没几个月的夜市了。橙黄的灯光，朱红的大门，暗夜里无形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
“进去瞧瞧吧。”一个声音在心底催促着我，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大门移动，踏入夜市，瞬间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戴着各类美食的小摊整整齐齐排开，腾腾热气源源不断地冒上来，虽然不是人潮汹涌，但也时常需要侧身才能顺利在小道间穿行。

打食肆那头走到那头，仿佛走完了简单而又充满故事的一生。戴着

绒线帽的小孩，脸蛋儿已被风吹得红扑扑，一手拿根烤鸡腿，另一只小手被爸爸牵着，眼里带着好奇和渴望，紧紧盯着在一旁煎得脆脆香香的烙馍。只需要把恼人的作业暂且放放，慢悠悠溜达着，简单又纯粹的快乐就将小孩儿紧紧围绕。一群学生结伴来到冷锅串串前，七嘴八舌地唠着刚做完的试卷，年纪稍长些的他们明显多了升学的压力，时间也变得紧张，便紧紧抓住晚自习结束后短暂的快乐时光。等待老板娘把各式各样的蔬菜在喷香的红油辣子里充分浸过，装进早就准备好的纸桶里，他们迫不及待地抓起筷子送入嘴里，一口辛辣过瘾，就能带走一天的疲惫。那边一对小情侣估计也是刚刚下班，他们端着刚煮好的米线，小心穿过略显拥挤的人群，终于找到两个座位。男孩放下手里的包，从手腕上摘下一根橡皮筋，帮着女孩扎起一头发髻，两人便开始放心地吸溜起面前香气直冒的

米线。步入人生新阶段，他们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，又享受相处中相互照顾、相互关心的那份温馨，来一碗鲜香麻辣的米线，充饥解馋，也慢慢感受着生活。隔着一道过道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乐呵呵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前行，眼前的美食或许对他没什么诱惑，但这热气腾腾的氛围他显然是很乐意沉浸其中的。

寒风里，头顶星星点点的小灯伴着盏盏红灯笼照亮一方天地，来来往往的食客只为一口称心的美食，而摊主更是停不下来。面摊的小哥麻利地从咕嘟咕嘟的锅里捞出面条，用米蒿甩干水分放进大瓷碗里，再浇上一勺热气腾腾的原汤，一把葱花香菜还未落到面条上，几位新顾客就已经来到了小摊前，研究着点什么好吃的。另一个，烤冷面摊上的大叔在热乎乎的烤盘上几滴油，撒上一大把洋葱，再麻溜地给已摊开的面皮打上一颗鸡蛋，然后耐心地等着他心爱的“艺术

品”成熟。夫妻俩共同经营的烤梨摊上，一人戴着厚厚的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取出烤好的梨子，另一人立即默契地接过倒入杯中，再浇上滚烫的糖水，深夜里的一道甜品便出世了。入口处的便利店大门敞开，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，店主坐在小桌旁烤着小太阳，等待着有缘人的光顾。谋生不易，尤其是在寒冬里，尽管面前都有温暖的炉火，但摊主们顾不上烤一会儿，他们简单地搓搓冻红的手，又继续投入这一场场谋生的“艺术”。

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，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被热气腾腾的夜市紧紧牵在一起，是宿命、是缘分、是烟火气息串联起的千姿百态人生。在酸甜苦辣交织的一片喧嚣之中，我们从沉重的疲惫和责任里重返这人间。

至少，我们还有这一方人间烟火；幸好，还能在暗夜里偶遇一方人间烟火。

小时候的年

刘惜

大寒刚过，立春就向我们招手。阳台上的迎春花羞羞答答地露出笑脸，兰花也竞相开放，芳香四溢。街道两边的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和彩灯，地摊上火红的春联格外醒目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，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春节临近，城市充满了节日喜庆气氛。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。刚进入腊月，父亲将院子里积攒的木头劈成柴火，整整齐齐地摆起来，边喝茶边欣赏几天来的劳动成果。搭梯子打扫房顶，父亲猫着腰拿着小笤帚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清理着，将瓦松拔除，树叶杂草清理干净，房顶骤然整洁漂亮了。

二十三祭灶，二十四扫尘。母亲头戴毛巾，一把柏树枝绑在长杆上，仔细扫着屋内墙上的灰尘和蜘蛛网。母亲说，这不仅是打扫卫生，也将穷运和晦气扫出去。二十五蒸年馍，馍出笼后用筷子蘸红曲为其点红，点了红的馍馍看起来非常喜庆，有平安、健康、长寿和鸿运当头的寓意。二十六买猪肉，膘肥体厚的肉

卖得越快，人平时很少吃肉，盼望过年好好补补，一块肥肉吃得满嘴流油，才叫幸福。二十七理发洗澡，二十八煮肉煮萝卜，二十九上油锅。大年三十，屋里暖意融融，屋外大雪纷飞。年夜饭早吃了，春联贴了，灯笼挂了一家人着手准备团年饭，厨房里奏出锅碗瓢盆交响曲。哪家鞭炮响起，表明哪家的团年饭开始了。小孩子们眼馋地围在桌子旁，不时偷偷伸手捏点先上桌的菜放进嘴巴，大人也仿若没看见一般，加快了炒菜速度。热热闹闹地吃了团年饭，这一年才算圆满。这一晚，家家户户的灯笼都彻夜长明，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，村子里鞭炮声四起，点燃一堆柏树枝，熊熊火光照亮整个院子……

正月初二到十五都是拜年的日子。亲朋好友家，路程有远有近，我最喜欢去的是舅爷家。父亲一辆自行车载了全家人，穿戴得严严实实，礼品挂在车前，车子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地出发了。一小时后来到二十里铺村，将自行车放在山下下一户人家，登上一座山岭才到舅爷家。蜿蜒崎岖的山路走

得人口干舌燥，双腿沉重，一个小时后来到舅爷家，外婆心疼地拉着我的手说，看把娃累得，赶紧歇歇。霎时，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就端了出来。舅爷家房后有一片竹林，是我最爱去的地方，每次我都会钻进去，感受竹林的清幽，欣赏竹子的挺拔，寻找最粗的竹子。想让舅爷将其砍下，自己扛回去，那棵竹子以我当时的年龄是扛不动的，舅爷摸着我的头笑着说：“等你明年长大了我给你砍。”几年过去了那棵最粗的竹子还在竹林里长着，我就恨起自己长得太慢。

村里的锣鼓从腊月三十就敲了起来，锣鼓喧天，为喜庆祥和的春节增添文化色彩。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，村人自告奋勇争着上前，鼓点花样不断转换，看谁敲得好。正月初六，社火要起来，一米八的高跷看着让人生畏，普通的玩法是走场，随着鼓点的快慢，步子时疾时徐。还有老爷坐轿，六人抬一根三米长的木椽，一人骑在木椽上，表情夸张地做着各种滑稽动作，逗得观众拍手叫好。撑盖也是传统节目，十人围成一圈相互挽紧，一个身子

利索的人快速爬到这些人的头顶，张开双臂，伸直双腿，做出大鹏展翅的样子，整个过程看得人提心吊胆，为上面那个人捏一把汗。那人却镇定自若，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阵阵喝彩声。社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，人们一年的劳累在这热闹的年节里消散。

正月十五滚元宵，用核桃仁、花生仁、青红丝、芝麻、陈皮、大油、冰糖做的馅香气诱人，放入糯米面一遍一遍滚动，看着元宵慢慢地变圆变大，心里很是期待，吃着香甜的元宵，脸上乐开了花。晚上，和伙伴们打着灯笼在村里到处游逛，红红的小灯笼像萤火虫似的移动着，一不小心跌一跤，灯笼往往被压扁或被里面的蜡烛点燃，连忙将火打灭，却只剩下一个冒着烟的黑架子。这时，提着破灯笼的我们尴尬又郁闷。

年，隆重而来，悄然而去。年，沧桑了岁月，丰富了人生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愿我们被时光温柔以待，淡定从容。人到中年，时常想起过往的岁月，想起故乡的年。

过年挂灯笼贴对联，本是乡村迎新的一项喜庆活动。但在秦岭南坡的故乡，却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那是在很早以前，当地有个叫万家村的地方，不知怎么得罪了龙王，龙王要火神一把火灭了万家村，原因是万家村里没好人。火神纳闷，偌大一个村庄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？于是，就装扮成一老者悄然来到人间探访。他刚到万家村口，恰好遇到一中年妇女，只见她身上背了个大孩子，手里拉了个小孩子，小孩子边走边哭。火神感到惊奇，就问她为何背着大的拉着小的。中年妇女回答：“背着的是别人的孩子，拉着的是自己孩子。背着的孩子早没了亲娘，缺乏母爱，让自己的孩子哭点没有什么。”中年妇女的话说得老者一阵感动，觉得她不就是个好人吗？于是，他告诉中年妇女某月某日有灾难降临，要她在门前挂个红灯笼，并一再吩咐这话不能对别人讲。说完，一转身就不见了踪影。

告别了中年妇女后，老者继续往村里走。走着走着，就发现几个小孩正在羞辱一个叫花子。这时，突然从村里走来个年轻人，他搬走了几个小孩子后，把叫花子拉起来，帮忙整了整衣服，然后从自己带着的包袱里取出一袋干粮送给叫花子，还把叫花子送出村口。火神目睹了这一情形后，问年轻人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年轻人说：“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火神问。

“那时我家里贫穷，是他接济了我。只是他家后来被人陷害吃了官司，家道中落就变成这样了。”

听了年轻人的话，老者觉得他也是一个好人，就将给中年妇女讲过的话给他讲了一遍，一转身就不见了踪影。

老者的话令中年妇女和年轻人觉得蹊跷，就将挂灯笼的事说给了家人，家人又说给了村里的其他人。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万家村。到了火神放火的那天晚上，从天宫往下一看，万家村灯火通明，早已分不清哪家是好人哪家是坏人，索性就没有放火，反正万家村早已是一片火红，便瞒过了龙王保住了万家村。从此，春节挂灯笼的习俗便流传下来，也因此衍生了许多灯俗与灯文化，有送灯、放灯、赛灯、闹灯、灯谜、灯展、灯联等。

这些年俗里，送灯是较为普遍较为热闹的一种。谁家若是生了小孩，当长辈的就要在正月十五前给小孩送灯，为的是让小孩健康地成长。据说要连续送三年，也有头两年不送，待到第三年添灯的。不论送灯或添灯，主家都要给孩子买引灯、各烟酒，为的是到了给孩子点灯笼时待客用。送灯时除灯笼外，还要送蜡烛、鱼馍和钱。第一年送灯时随一个鱼馍，第二年要在随的大鱼上背一个小鱼，第三年要背两个小鱼，以示“年年有余”之意。所送的蜡烛和钱要用红头绳拴在灯笼上，钱的多少以自家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，有1元2元的，有5元10元的，也有50元100元的。最讲究的是灯笼，通常是一年红，二年明，三年要送铁丝笼。于是，一进入正月，集市上那些做灯笼、倒石蜡、蒸鱼馍的手艺人就忙碌起来，他们要在正月十五前做好这些，好让有送灯需求的人前来采购。这样，正月十五前的大小集市上，五颜六色、形态各异的灯笼就成了最美的风景。

如今，这种传统的放灯形式已渐行渐远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灯谜、灯展、灯光秀、春联大赛让人目不暇接。

而值得一提的是，灯笼习俗早已被引中到祭祀之中。每到过年时节，人们都要为逝去的先人送灯。因为，在他们认为，阳间人过年，阴间里的人也在过年，后人为了能给逝去的先人们送去吉祥，便在日落时分，就将早已扎好的灯笼挂在先人的坟前，以示对先人的纪念。

随着电的广泛应用，故乡人无论是在屋檐下挂灯笼还是给先人坟上送灯，都不再是点燃蜡烛或煤油灯，而是将电灯泡装进纸灯笼里挂于门前，给坟前放上装有电池的灯，这种既简便又文明的方式，不仅避免了火灾的发生，还为乡村的夜晚制造了光明与辉煌。

